

## 徐凫一夜

□蒋静波

要是能拥有一辆房车,开到哪里,家就安在哪里,该有多好。在七月的一个傍晚,我们因房车而来到了徐凫岩。

从奉城驱车,一路向西。汽车绕着九九八十一弯盘山公路上下盘桓,但见湖水荡漾,群山连绵,苍翠满目,天空清阔。当双脚踏上徐凫岩那一刻起,像是踏进了另一番天地。山上林木密布,藤萝遍地,空气中氤氲着草木和山泥的芬芳,格外清新。高山密林不愧是天然的空调,山下的燥热全被挡在外面,一时忘了眼下正处酷暑,令人生发今夕何年的感慨。

从景区大门进去,是一片开阔平坦的草坪,三面是突出的山体,靠山处,散落着几辆房车。淡绿的草坪、深绿的山体、乳白的房车,构成一幅静谧的水彩画。分不清人在画里,还是在现实中。走近一辆房车,打开门,厨房、主卧室、小卧室、客厅、卫浴及空调、电视、冰箱一应俱全,宛如一个温馨之家。今夜,我将自己交给房车。

沿山道徐徐缓行。迎面是一座石桥,桥下溪水潺潺,几经蜿蜒,流向绝壁,成为徐凫岩瀑布之源。一棵遍缠藤萝、覆着苔藓的古树守在桥边,长伴溪水。不经意间,已到观瀑亭。之前,我也曾两次来到这里,只为一观“浙东

第一瀑”的风姿。在轰然的响声中,但见一条飞龙从岩石的豁口腾空而下,伴着丝丝凉意,一路洒下千万斛珍珠,直落深潭。眼前,由于天气连续干旱,瀑布已瘦身成薄薄的纱帘,往日的轰然声变成了轻声细语,但瀑布下的深渊峡谷,一旁的丹崖峭壁,远近高低错落的群峰,和四周繁茂葳蕤的植物,丝毫不减其一分壮观。蒋经国曾在日记中形容此间“山水美丽清奇,世罕其匹”,为康有为将世界山水之美的排位列黄山为首,美国黄石公园居次而不平,他认为那是因为“康未游雪窦与徐凫岩也”,此说虽掺杂了故乡情深,但徐凫岩的岩奇、石美、松怪、瀑高、潭深,却有目共睹。

亭边,见两只虫子,淡绿色的一只静卧在树叶,红黑相间的一只在地上蠕动,丝毫不敢轻慢它们。它们和人类一样,都是大自然的孩子。

晚餐在露天进行。等我们就座时,丰盛的家常菜已静候在一张长木桌。当然,如果喜欢自己动手,可以在房车的厨房里烹饪,也可以在野外自助烧烤。今夜,由于不是周末,山上只有我们几个,感觉就像将自己的家搬到了山上。我们边大口喝啤酒或饮料,边大快朵颐。溪坑鱼是产自溪水的精品,烤芋艿、烤番薯、烤花生都是当地的绿色食品,绝对是新鲜、环保和

美味。服务员不时端来现烤的鸡翅、海虾、小鱼,及水蜜桃、西瓜、葡萄等时令水果。山风轻拂,思绪翩翩。恍惚回到了童年时的乡村。在故乡,向有在屋外边吃饭边纳凉的习惯。看到男人喝酒,人们最常说的一句是“南风吹吹,老酒注注——做人笃定”。此时此地,不妨将它改成“山风吹吹,啤酒注注”,在高山上喝酒、纳凉、聊天,岂是一个“笃定”所能形容。

黑夜像一团化不开的浓雾,将群峰隐在无际的夜色之中,远处看不到一点灯光。我和女儿着家居衣,坐在房车外的休闲椅上,享受着这特有的夜色。在路灯发出的月白色的柔光的映照下,近处的草坪和树木笼上了迷离的光晕,树叶变得翠绿而透明。在从容而悠扬的蝉鸣声中,山虫们合奏着一曲关于自然和爱的交响乐,在如此天籁面前,世上最杰出的音乐家也要羞愧得低下头去。

风吹在身上,凉凉的,柔柔的,如春风拂面。我俩有一搭没一搭说着话。不知不觉间,想起木心的诗句:“从前的日子变得慢/车,马,邮件都慢/一生只够爱一个人……”想起白天还在为某事心生焦虑,这会儿却坐在山上,慢度时光,慢得可以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,慢得什么也不想做什么,慢得忘却了尘世的烦恼……

当呵欠连续袭来时,走进了房车。多想点着灯,看一会儿书。那样的阅读体验肯定很美。可惜没有带书来。那就关了灯,任思绪天马行空。山虫的演奏还在进行,又有淙淙之声入耳。是身边的溪水,还是稍远处那一挂瀑布?不去管它。闭着眼,又听到了风吹树叶的唰啦声,和一只雏鸟的呀呀声。心唯有静时,才能听见更多的声音。

这样的声音,在山里司空见惯,但对于生活在钢筋水泥中的我们,又无比新奇和珍稀。人们努力着走出深山,舍弃乡村,远离自然,偶尔又回头寻找它们,而它们依然拥抱我们,就像父母对于儿女,除了爱,还是爱。

清早,被鸟叫声唤醒。婉转,清脆。车窗外,一片寒芒在山风中轻轻摇曳,一只鸟和另一只鸟在寒芒丛中追逐、嬉戏。

沿步云梯而下。东升的旭日,给绵延不绝的群山镀上了一层金边,碎金般的光在树梢上跳跃着,飘渺的山岚正由浓而薄,直至散尽。置身于铺天盖地的绿色之中,吸一口清新的空气,五脏六腑,舒畅至极。

到了步云梯底部,再往前,就是瀑布的底部了。一看时间,不早了,不得不上来,重回尘世。只是,因着这一夜,从此对徐凫岩有了一份别样的牵挂。

## 太虚大师与雪窦山⑤



图为太虚大师的著述及所编的佛学期刊

□裴国松

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5月下旬,太虚大师辞去雪窦寺方丈之职。当年5月25日的《奉化日报》载:“雪窦住持易人,太虚命门人大醒继任,于二十四日进山就职。”

1937年抗战爆发后太虚离开了雪窦山,以后日本又侵占了溪口。1947年1月3日,太虚大师重归阔别十年之久的雪窦山,留三宿,不胜庆幸之感。他在《重归雪窦》诗中写道:“妙高欣已旧观复,飞雪依然寒色浸。寺破亭空古碑在,十年陈梦劫灰寻。”谁都没想到,这是大师与雪窦相识20多年间的最后一次抵达。3月17日,大师在上海玉佛寺圆寂。

治丧期间,来自各地的众弟子集议太虚身后事,其中有两项议决涉及雪窦山:“大师色身舍利塔,建于奉化雪窦山,各地得分请舍利建纪念塔;大师法身舍利(思想与著述),由印顺负责编纂。”4月15日,太虚的舍利灵骨从上海迎至雪窦山。作为佛学家,太虚一生著述演说凡数百万言。5月20日,太虚高足印顺法师率续明、杨星森、杜名廉三人,假雪窦寺圆觉轩,开启了《太虚大师全书》的编纂工作。历时整一年,七百余万言全书,编纂告竣。

1949年1月6日(农历腊月初八),雪窦山太虚大师舍利塔工事筹备,雪窦寺方丈大醒法师,奉大师舍利灵骨入塔,一代佛学大师长眠于佛教名山雪窦山。当时,武汉、厦门分请舍利兴建的纪念塔,先后完成;香港、暹罗、重庆、西安、开封等地的纪念塔,仍在筹建中。

名山有幸,佛道长远。雪窦山既是太虚大师色身舍利的“主塔”所在地,又是他法身舍利,他的思想与著述传承地。除了《太虚大师全书》在雪窦编纂告成,1948年1月,太虚大师佛学思想重要载体——他创办的《海潮音》佛学杂志,也易地雪窦山,由大醒法师编辑。1949年2月,大醒将《海潮音》迁移到台湾继续编发。

## 一首词影响了我的一生

□刘明礼

清晰记得,第一次读到岳飞的《满江红》,是上高一那年的“八一”建军节。当时哥哥在部队服役,村里要给烈军属发慰问信,还有一包红糖。那是一种至高的荣耀。村里喇叭一响,我第一个跑到村部。红糖用报纸包裹着,是一张《参考消息》。恰恰是在那张《参考消息》上,我读到了这首词。

当时《参考消息》刊登该词,是有外国学者对本词是不是岳飞所写存疑。因为岳飞留下来的诗作,似乎除了这首,就是另外一首《小重山》了,然两首之间的风格、文采又有着天壤之别。而我,无论当时还是30多年后的今天,却从未曾对岳飞乃是《满江红》的作者有过一丝一毫的质疑!似这样一锤一声,崩裂岩石,铿然作金石之声的千古绝唱,只有岳飞这种精忠报国、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才写得出来。可以说,在我国古代诗歌中,没有一首能够像它那样震撼我的心灵,乃至直接影响了我的人生选择。作文课上,我按照老师布置的作业,写了一篇自命题作文——《读〈满江红〉有感》,籍此抒发对岳飞那种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的无比崇敬,立志要做一个像岳飞那样肝胆沥沥、护国安邦的忠良。作文很快被刊登在了校刊上。高中毕业那年,正赶上南关国门起烽烟,我毅然选择了投笔从戎,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。内中的原动力,正是岳飞的《满江红》。

入伍后,我把《满江红》一笔一划、工工整整地抄写在笔记本上,让青春的热血蒸腾,砥淬杀敌利剑的钢锋。我成为学习标兵、训练尖子,第二年便考入了军校。在梦里,我当上横刀立马驰骋疆场、饥餐夷肉渴饮寇血的大将军……

军校毕业,我填写的志愿依次是:前线、边疆、祖国最需要的地方。“男儿何不带吴钩,收取关山五十州!”尽管我的愿望未能实现,但我的梦想,始终是要做一个让家国安康、令敌贼丧胆的锐勇坚盾。从戎30载,我枕戈待旦,准备着、时刻准备着,“吾以吾血荐轩辕”。何惧马革裹尸,也要为国守住寸土,哪怕粉身碎骨,绝不许民族蒙羞。功名、岗位、得失,俱是等闲。真的别无所长,只要不让我脱下军装,给我机会,填一阙精忠报国的《满江红》。

2012年底,我达到退休年龄,不得不脱下心爱的军装。与军营、与战友告别前的一夜,我彻夜难眠;首长宣读退休命令的那一刻,我泪眼婆娑。我还年轻,我不是要当岳飞那样惊天动地鬼神英雄,只想唱响那阙为国杀敌、气吞山河的《满江红》。

当我用指尖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,又是一个建军节。那身熟悉的军装,就在我身后的衣柜里。军衔、领花、臂章、资历牌、姓名牌一应俱全。对于常人来说,时光可以消磨年龄、可以消磨记忆、可以消磨梦想,但对于一名军人来说,骨子里流淌的永远是“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祸福避之”的热血,肩膀上永远是“还我山河”“保家卫国”的豪迈誓言。祖国啊,虽然我脱下了军装,但我永远是一位军人,一名战士,只要您一声召唤,我随时准备:高唱《满江红》,出征!

## 秋天的蝉声

□张清伟

一架秋天的琴  
高挂在岁月的树梢  
弹奏一曲悠扬的歌谣

是童年树下的玩伴  
一串晶莹的欢语  
是青春的雨点  
夹杂着彷徨和明亮的忧伤  
是中年的乡愁  
泛起思念的泪光

怀抱一架秋天的琴  
我从缱绻的往事里走进  
指尖拨响岁月的涛声  
冲洗内心的尘埃  
目光像海一样辽阔  
嘴角轻轻哼起一支明亮的歌



潭面无风镜未磨 古月 摄

## 开不完的木槿花

□陈峰

母亲说,门口的木槿花是生我的那一年种的,现在已经比我高了。那时候,家家户户都爱种些花花草草,秋天的菊花啊春天的迎春花啊,夏天的花最多,木槿是其中之一。它是河边、菜园子篱笆边的主角,从夏天开到秋天,白的、粉红的、浅紫的、深紫的,像芙蓉花,也像牡丹花,娇柔可爱。淡粉色的花瓣,牙黄色的花蕊向外伸张着,缀着粉嘟嘟的花粉,花瓣边压着边,就像一张张笑脸,好极了。如果有谁不小心烫伤了,摘几朵木槿花,和上香油捣烂,涂抹在烫伤处,不一会,红肿便消失了。还可以把木槿花加冰糖,用水煎服,能治痢疾;如果木槿花用水煎服,也能治痔疮出血。

午睡时分,“轰隆隆,轰隆隆”雷声滚过来又滚过去,突然狂风四起,雨就像泼出去的脚步水,大得怕人,伴随着狂风,午睡的我们再也睡不着了,担心初开的木槿花被风打雨吹去,一年的等待岂不是白费了。推门一看,千条万条的雨线从天而降,晶晶亮,亮晶晶,地上早已一片汪洋了,木槿树被吹得东倒西歪,喝醉了酒似的,花掉在泥淖中,有的还在枝上摇摇欲坠。心疼得要命,今年怕是吃不上木槿花煮粥了。哥哥突然打着伞跑出去,去捡那被打落的花瓣儿。我怕凉鞋浸了水脱胶,光着脚缩起裤腿也跑了出去,一瓣二瓣三瓣,雨伞早被风吹走了,身上也湿透了。母亲赶回家收衣服,看到我

们的狼狽样,又看到有的衣服已经掉进泥水中,有的还晾在竹竿上,气得大骂,“你们眼里只有花,怎么不收一下衣服。”我扁着嘴,“怕吃不上木槿花煮粥。”“这木槿花今天开今天谢,明天又会开,担心什么啊。”哥哥向我投来一丝坏笑,原来,木槿花是开不完的啊。幸好,那天我打了个喷嚏,母亲急急如律令,给我用热水擦身换衣服,终于没有再骂下去。

六月天,孩子脸,说变就变,雨一下就停了,沾了雨的木槿花更加娇艳动人,母亲对哥哥说,快把没掉下的几朵也去摘来,哥哥得了令,欢天喜地。

家里有了木槿花瓣,知道母亲总有一天会把它变成好吃的。这一刻到来时,哥哥去引火,将大灶烧热。母亲将粳米淘洗好,洗净的木槿花用清水再漂洗一下,锅中倒进糙米,清水要没过糙米好多好多,米粒煮沸不久后,“嘟嘟嘟,嘟嘟嘟”开始唱歌,唱了一会后,揭盖一看,米早已变成了粥,粘稠粘稠的,加入木槿花,用炭火煨一会即成。吃的时候拌上白糖,“呼哧,呼哧”,不怕烫,吹一口咽一口,这味道多好啊。

同样,母亲将木槿花择洗干净,沥水,葱洗净切成丝。先用少量温水泡开发面,面粉加水搅拌成糊,静置发酵后,投入少量油和碱水拌匀,再加入木槿花、葱丝、盐搅拌。将大锅烧得热热的,倒入菜油,“嗤”地腾起一股烟,至七成热时,小心放进拌成糊的木槿花,

炸酥即可。咬一口松脆可口的木槿花,满嘴流油,可惜这样的机会并不多,这油金贵,凭票供应的,只有在有节余的时候,才能奢侈一下。

七月七,对彩英外婆来说,是重要的一天,她要在这天的中午洗头。早上她摘了木槿叶,碧绿的叶子放进盛了温水的脸盆中,双手轻轻揉搓着,怕惊醒了木槿叶的好梦似的。不一会,青白色的泡沫开始丝丝缕缕地析出,清水变得绿莹莹的,用手去撩一下,水有点黏黏的冻冻的。外婆再搓一会便停止揉搓,将叶子捞出,她坐在一边,解下发髻,用篦箕梳直头发,头发浸入水中,揉啊搓啊,动作轻得很,仿佛头发就是她的孩子,水换了一次又一次,这个头要洗好长时间,路过的婶看见了就说,“一年洗一次头发啊,是要洗得久一点啊。”我们听到了就笑,一年洗一次,怎么可能啊,还不得痒死,生虱了怎么办? 婶婶说,“念佛的外婆有菩萨保佑着,没火气,头皮不出汗,不会痒的,哪像你们小孩子一天到晚乱跑。”彩英外婆笑眯眯地说,“七月七洗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,不能坏了规矩,我的娘的娘的娘传下来,人升天后,头洗下来的脏水都要给人喝掉,只有七月七那天,天上管水的神仙休息,所以七月七洗头没人管你。”

那时候乡下的女孩子都生过虱,一个生虱了,你去跟她玩,头上的虱不小心跳到你头上,就不幸中弹了,一传